

女系家族

家族中的无尽纷争吞噬感情的棱棱角角 骨肉间的尔虞我诈缔造无言的唯美结局

一个世代相传的家族，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一群钩心斗角的女人，几个忍气吞声的男人，勾勒出毁灭背后孕育的希望与再生……

战后日本文坛“三大才女”之一——山崎丰子，继《白色巨塔》后再度重磅出击，同名电视剧收视率突破28%大关！四个女人围绕着一笔遗产将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让我们拭目以待……

建议上架：畅销小说

ISBN 978-7-80673-882-5



9 787806 738825 >

定价：35.00元

女系家族

山崎圭子 / 著
千太阳 /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盛大些。藤代想到这里，更感到父亲的浅薄是多么令人可怜。

宝历年间，矢岛家族从北河内迁至大阪，并在南本町开了个半间门脸的小纺织作坊，经过四代的劳作，矢岛店铺终于成为一家名铺，但奇怪的是，矢岛后来的三代掌门人均倒插门的女婿。藤代的母亲、祖母以及曾祖母都是矢岛家的女儿，无奈之下，只能从管家中选婿入门，继承店铺的经营及家业。藤代的父亲矢岛嘉藏也曾是矢岛家的管家，二十四岁的那年春上，有幸与小他两岁的松子结婚，招为门婿。

打藤代懂事开始，她就注意到，矢岛家的宅内女宾客来往不断，特别是“女儿节”，更要大办特办，而平时也总有一大帮女客一起在这里赏菊、赏雪，四季游玩不已，男客是基本不见踪影的。藤代还注意到：父亲嘉藏总是心绪不佳，他不愿去扫女人們的兴，整日只是坐在账房里，埋头处理他的商事。

新年来临，比起“男人节”来，矢岛家显然更重视十五日的“女人节”。家人在那天一大早便在高台上摆好鲜红的鱼片和七草粥，郑重其事地举行庆祝仪式。等到吃饭的时候，主菜器皿上的家徽，并不朝着名义上的家长嘉藏，而是被有意地朝向年仅五六岁的女儿藤代。

“不管怎么说，咱们的家业可是要指望着藤代来继承的哟……”母亲松子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来，藤代，托你的福，我们过了个好年。矢岛家的女人，三代俱在，没有比这更值得庆贺的了。你的曾祖母若能多活几年，咱们就是四世同堂了，都是女人……”当时尚健在的祖母阿金接着说，又把脸转向嘉藏，“请吧，你也吃一点……”

显然，父亲在这个家庭中并不占据什么重要位置，充其量只是一个家中常住的客人。逢年过节凑在一起吃个饭，而主人家则出于礼貌邀请他一起品尝美味。

父亲显然对这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他表情依旧地端坐在那里，默默地拿起筷子，象征性地吃了两箸东西。

继藤代之后，松子和父亲又生下了千寿和雏子两个女儿。虽然世间议论纷纷：这个靠女人继业的家庭，为何偏偏只生女孩呢？但矢岛家的人乐不可言，她们设盛大的家宴招待亲戚朋友，大肆庆祝“七夜”（注：孩子生下第七个晚上，举行向神祈祷的仪式）。

母亲和祖母在闲聊的时候也兴奋地说：“我们矢岛家是靠女人兴隆起来的，现

在好了，一下子有了三个继承家业的女儿，看来我们很有希望更加兴隆啊！”

在藤代还没有上学之前，她也觉得家庭就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她从来都没有与外面的社会有过接触。因此，她对于父母以及矢岛家的家庭结构毫无疑惑，但自从她进入女子学校后，她发现一切都跟她想的和见到的是两码事。

显然，根据日本的习俗，妇女的美德就是如何侍奉好丈夫和家人，绝对不允许大肆嚣张的，而藤代在家里所见到的正好与此相反。作为修身课程的一部分，藤代有时会被请到朋友家做客，巨大的反差使她深刻地觉察到自家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家庭的习惯和气氛。

在藤代家中，父亲的存在形同影子，而在其他家庭中，父亲却呵斥女人，对女人干的活计挑三拣四。起初，藤代觉得别人家的那种家庭关系很新鲜，因而专爱到父亲训斥母亲的家里去玩。久而久之，她又从内心升起一种不快和烦闷来，便再也不去那些朋友家玩耍了。显然，作为女性，藤代对自幼熟悉了的、凡事都由女人做主的矢岛家的习惯和气氛更喜爱，渐渐地，藤代也像母亲松子那样在家中指手画脚、指挥一切了。而她的母亲和祖母看到藤代这样，反而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她们认为这才是矢岛家的女人应有的风范。

当母亲对父亲呼三喝四，居高临下地主宰一切时，藤代尽管表面上帮父亲说上几句，而内心里却以矢岛家统管一切的女儿自居，潜意识里瞧不起倒插门为婿的父亲。

这种意识影响深远，到了父亲死去的那天，也是如此。

父亲身患肝病久卧病榻，临死前两三天，病情更是突然加重，好不容易弄到看病的挂号单，姐妹三人却将父亲托给女佣人和护士，因为她们不想错过京都南座（京都一家著名剧场，主要上演歌舞）的一场好戏，于是她们结伴前往。到第二幕结束时，家里的电话好不容易才找到她们，家里人告诉她们父亲病危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三人才被迫慌忙乘车赶回。

二女儿千寿的丈夫良吉已站在店门口等候着，藤代径直穿过院子向父亲的房间走去，对恭候在旁的良吉没看一眼。当她正走在中庭两侧的回廊拐角处时，透过院子里的树丛，隐约见有个人走进了里门。这个人并不经走廊，藤代知道：平时从院内泥地进出的只有店里伙计、女佣人和照看父亲的护士。而刚才走进去的那个人看着并不像下人，因为她梳着漂亮的洋式发型，居然是一个平日没见过的女人。藤代不禁停下脚步，可身后又传来千寿和雏子的脚步声，她来不及细想，只好领着两个

妹妹急步走向父亲的房间。

来到病房前，藤代不由得放轻了脚步。病房的门是敞开着的，她想也许是刚才看见的那个女人忘了关了，藤代默不作声地跨过门槛，屋子里显然有一股刺鼻的消毒剂味，随着那消毒剂味一起飘过来的，还有父亲那干哑的声音。

“宇市，那件事，就拜托你了，还有……”

父亲的声音突然中断了，他急切而痛苦地喘息着。藤代忙把自己的身体藏在门后，她希望父亲能继续说出点什么。

“谁？还站在那儿等什么，快进来吧！”

大管家宇市早已觉察到门外有人，他冲着外边喝道。藤代吓了一跳，惊慌地走进病房，低着头坐到父亲旁边。

“爸爸，你感觉怎么样？我们回来了。”

“爸爸，你要坚强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千寿和雏子也望着父亲说道。虽然她们的声音很大，可父亲依旧满面痛苦、目光散乱，他望着眼前三个人，断断续续地说道：

“葬礼一定要隆重……寺里摆上三百对芥草和花……别忘了铺白布……让光法寺所有的人都是我念经，要百人供奉……”

他边说边喘，说到最后喘得更为剧烈了。坐在藤代对面的医生和护士赶紧用眼神制止藤代说话，并注射强心剂、准备输氧。看来这样的努力已经进行过好几次了，医生和护士配合得非常默契，医生抓起病人瘦细的胳膊，护士则把输氧器拉到枕边。

面对受罪的父亲，千寿和雏子表情木然。千寿的丈夫良吉在她们两人身后，脑袋在嗡嗡作响。痛苦与沉默充满了整个房间。藤代不甘心没有听到关于如何分配财产的遗嘱，至于父亲如何举行葬礼的嘱咐当然是无所谓了，她一边想着刚才没听全的那段父亲对宇市说的话，一边琢磨着如何将自己想听的话套出来。

尽管氧气管的吸嘴在轻轻地摇动，氧气泡来回浮动着，藤代依然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她低下头，轻声问父亲：

“爸爸，还有什么话要说？”

父亲对此毫无反应，所以藤代她们也无从知道父亲是否听到了这些。氧气的吸嘴虽然在轻轻地颤抖，父亲却连动也没动一下。医生赶忙制止藤代讲话，而藤代还是不愿放弃努力地说了一句：

“爸爸，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句话几乎是趴在父亲的身上说的，她摇晃着他，终于氧气瓶的吸嘴从父亲的嘴边脱落下来。父亲突然睁开了眼睛，淡漠地看了她一眼，说：

“你的事……我已对宇市说了。”

“说了？家中的事究竟怎么办？”

“家中的事……”

父亲急促地喘着，声音变得更加低沉。藤代把耳朵贴在父亲嘴边。

“宇市……已经向宇市说了……宇市……”

说着，他茫然若失地向宇市那里示意了一下，藤代并不转向宇市，也许在她心里，这样的大事宇市是不足以托付的，所以她依然不知趣地追问道：

“说了，说了什么？你说呀！”

藤代几乎是喊叫着追问了一遍，父亲终于了无兴趣地闭上了眼睛，痛苦地咳嗽了几声，便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千寿和雏子双手掩面，抽动着肩，哭泣着。藤代却在心里揣测着父亲临终前不将遗产的处理说给女儿，反倒说给大管家宇市的原因。

父亲临终前的态度，显然是对女儿们的冷淡和拒绝，或许，他的内心里，充满着矛盾，或许他厌倦了妻子的轻视，也对女儿们的轻视无比失望吧。当然这一切，都是藤代她们所能理解的。

从守夜的那天起，埋在藤代心中的疑团愈加膨胀起来，但她的野心也在这种猜测中越来越难以捉摸。

这一天，正在藤代胡思乱想的时候，木鱼声戛然而止，番僧们朝着家族席恭施深礼，然后邀请道：

“请遗族烧香，先从丧主开始……”

藤代闻言静静地站了起来，向站在前列的大师们施了一礼，然后走近祭坛，拖着仿佛只有高贵的丧主才能穿戴的洁白的长衣裙，慢慢地向灵前走去。

这位号称统管矢岛家的大女儿、葬礼的丧主，为了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故意不按传统的烧香方法去做，而是直接跪在烧香台前，捻动着白珊瑚佛珠，久久地合掌，然后轻轻地叨念着，恭恭敬敬地烧了香。她的行为是如此地与众不同，使得那些站在旁边的僧侣、亲友和家族旁人都深感疑惑，他们都不解地望着她看，仿佛在询问藤代什么。她意识到这些，藤代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她依旧刻意地表现

“什么？你说什么？到你父亲的床边，是谁呢？……”宇市把右手贴在耳朵边上，歪着身子倾听，似乎费很大的劲才能把话听明白似的。

“我问你呢！当时你正在屋里，难道会不知道？”

“什么？我知道什么？我在屋里？什么呀，我知道什么呀？”

这个老管家宇市依旧把手紧贴在耳朵旁，身体倾斜得更加厉害，他高声反问着，好像唯恐别人听不到似的。藤代赶忙制止他，让他说话小声一点：

“难道你什么也没听见？”她克制着怒气。

“是啊，这阵子耳朵聋了，你靠近我耳朵说好吗？”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耳朵更近地贴向藤代，然而在吊丧人流不断涌出的时刻，藤代显然无法把嘴贴近宇市的耳朵说话，因为那样就太失礼了。

“你什么都听不见，我不再问了，好啦。”

她不高兴地转过脸去，宇市飞快地扫了一眼藤代：

“恕我失礼。”

说着，他又殷勤地低下头，同时向站在旁边的千寿和雏子鞠了一躬，离开了这三位站在礼台上送客的小姐。

告别仪式结束后四十分钟，吊丧的行列依然未断，藤代仍然不甘心地身穿丧服的女香客中寻找那个女人，那个在父亲去世那天从庭院的树丛中看见的女人。藤代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那是一个有着三十二三岁年龄、颈部很漂亮的女人。

可疑的是，那些身穿黑色丧服的女性，宛如商量好了似的，都裸露着颈部，非常漂亮。看谁也都相差无几，只凭那点不足为凭的印象，说不定根本找不到呢。

而从小姐们身边退过去的宇市，依旧站在旁门边，专心致志地送着客人，看到老铺的店主，依然主动凑上去郑重地表示谢意并亲自送到门外。从他那灵敏的神态上看，刚才他对藤代的问话无疑是故意打岔。

或许这就是宇市的特点，这也是他能存在于矢岛家的理由吧。身为倒插门女婿的店主嘉藏，把宇市当做自己商量诸事的知己，而身为矢岛家的女儿——藤代她们的母亲却总是牵制他，不让他照自己丈夫说的去做。调和双方的关系，从中周旋，便是宇市的职责。长年处于此种境地，宇市似乎已经养成习惯，终日里毫无表情，不论问他什么，他都尽量不立即回答，只是那两道灰白混杂的眉毛下的细眼，却是一刻也不停地用心揣摩着对方。而当处境不利时，他的耳朵会突然变聋，或佯装听不见，并总是答非所问。刚才那样的装聋作傻，无疑属于此类突然变聋的范畴。藤

的女人。凭此便可推断出父亲对这个女人是如何地倾心。那女人比她们早一步赶到临终前的父亲的病榻前，又在她们没有发现时悄然离去。想到这些，藤代觉得此事和矢岛家的今后有着重大的联系，深感不安。

“姐姐，想什么呢？”雏子问道，她在注视着藤代的脸。

“你一定是累了吧？姐姐和我们不一样，是丧主……”千寿好像也没注意到那女人，于是也和雏子一样关心地望着藤代。

“是啊，做丧主的确是很累……”她应酬着妹妹们，并没有告诉她们所要找的那个女人已经来了。

车子在关闭着的矢岛商店门前停下，看家守门的女佣们一个个拿净盐站在大门外恭候。女佣们非常认真地把净盐从胸到脚撒了几遍，以消除忌讳。

家人们只有经过净盐代礼，方能入内，穿过回廊，步入内庭。几个小时前安放父亲灵柩的十五张草席和八张草席大的房间，这会儿突然变得宽敞了。正面的卧室里留下的摆放经文的桌子和供奉的花，不知为什么都显得很苍白。

藤代她们没有径直走进去，而是绕过长满树丛的中庭走进更衣室，她们脱下雪白的葬礼服，换上了黑色丧服。过一会儿她们三人要身穿黑色丧服迎接矢岛家的近亲，并请客人们在家用餐。

更完丧服后，姐妹三人正准备走向大门迎接客人，突然听到外边传来停车的声音和一阵喧闹。她们赶忙走上去迎接，原来是分家另过的姨母来了。

“啊，搞得不错，嘉藏的后事运气真不错，赶上了多么好的天气，大阪这里哪有这么好的天哟。”

姨母芳子大声说着，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她根本没等藤代她们带，就径直走到里边的客厅里了，显然，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是她所熟悉的。

随芳子之后，矢岛家的近亲们也陆续到齐了，女佣们纷纷端上素餐。印有家徽的黑色餐桌，在十五张草席和八张草席大的房间里摆成“一”字形，藤代、千寿和雏子三人并排坐在末席，千寿的丈夫良吉坐在千寿的左边，大管家宇市只能算是佣人，坐在良吉的后边。

“今天，在百忙之中，各位出席亡父、第四代店主矢岛嘉藏的葬礼，并托各位大福，葬礼得以顺利结束，我代替亡父向各位致谢。略备素餐，望各位不要客气。”

藤代刚致完丧主的简辞，姨母芳子便接了过去：“嗯，丧礼办得不错，话也说得不错。来，大家都来喝一杯，表达对死者的哀思。”显然，芳子没有把自己当成

感到有些奇怪。

“你坐在那里，真像矢岛家的第五代店主，像是已经成了矢岛嘉藏的接班人了。”她说，见良吉脸上现出狼狈之色，便又接着问，“宇市先生今天没来吗？”

“噢，不知为什么，说是还要忙上两三天才能到店里来。”

“是吗，还要两三天……”

再过两三天正好是召开家族会的日子。

“那么隆重的葬礼，过后总有些事情要处理吧？”良吉试探着问。

“算了，这些事自然用不着我操心……”

藤代圆滑地说，又把视线转向账本。

“二姑娘呢？”

藤代问的是千寿。在矢岛家里，一直有称藤代为大姑娘，千寿为二姑娘，雏子为三姑娘的习惯，尽管都已经长大了，彼此还保留着幼时的称呼。

“大概在房间里吧，刚才我见她在家来着……怎么，我去给你看看好吗？”良吉说着站了起来。

“不，不用了，我顺便过去看看……”

藤代一下转过身去，掀开门帘走了出去，她穿过会客室，来到千寿的门前。

“二姑娘——”

她隔着门喊。里边除了时钟的响动，没有其他任何声音。

“二姑娘——”

她又喊了一遍，依旧没有反应，也听不见有人走动，她轻轻推开门向里看了看，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连每个坐垫都放得规规矩矩，人好像刚刚离开，桌子上放着的喝剩的半杯茶似乎还没有凉。

藤代关好了门，走向厨房。古色古香的粗梁支撑着顶棚，铺着三合土地面的宽敞的厨房里，有几口锅。燃料已改成烧煤气，可谓是土洋结合，里边，六个女佣人在忙碌着。

“知道二姑娘到哪里去了吗？”

听到大小姐的声音，女佣人们不由得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刚刚还在房间里，让我端茶给她……”女佣主管阿清惊诧地说。

“是吗？说不定还是在房间里呢……”

藤代又返了回去，为了慎重起见，她想再到千寿的房间里看一看，然而还是

没有找到她。她找千寿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一个人待在静静的家里，总觉得不安，尤其想到宇市，想起三天后就要召开的家族会，更有些忐忑不安。也极想听听千寿究竟有哪些考虑，可是千寿却不在，只好沉闷着，形同男人一般抱着臂膀，向父亲过去住过的最里边的房间走去。

十五张草席和八张草席大的房间，如同其他商家的客厅一样，修造得简单朴素，客厅的四周墙壁抹着水泥，立柱都几乎用的是杉树原木，地板用的是高丽木材，橱柜很漂亮，装有小门，拉窗用的是镂空装成的，倒也有些豪华。会客室两侧是被称为：“夫人间”和“老板间”的卧室，分别是母亲和父亲的住房。六年前母亲去世后，母亲那古色古香的房间一直紧闭着，同样从那时起，“老板间”也一直空着，父亲搬到朝阳的十五张草席大的宽敞房间里起居。如今这里的主人也去世了。房间虽说依旧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总有些寒气逼人，藤代快步离开那里，又走向服装室。她准备选好三天后出席家族会的衣服。

服装室紧挨着母亲的房间，与母亲的房间只隔着一层薄壁。房间里摆着矢岛家三代女人存放衣服的衣柜，里边仿佛弥漫着女人对服装的执念。藤代以前携往三田村家的行李物品，依旧原封未动地放在这里。

快走近服装室内时，藤代突然停住了脚步，平常总是紧关着的服装室的门不知被谁推开了一条细缝，里边透出淡淡的光，她轻轻地走到门口，从门缝向里望去。

昏暗的房间里，摆着一排排盖着防湿油布的衣柜，从外边虽然看不见里边的人影，却觉得有人在轻轻地拉着抽屉。藤代的心不禁剧烈地跳动起来，脑子里泛起了疑团。

她抓住门，轻轻地向上抬着，悄悄地把门推开。房间里充满着潮气，朝北的窗户透进一束淡淡的光，放着立柜的房间内侧，昏暗得什么也看不见，她屏着呼吸走了进去，从立柜的背后向里边窥视过去，她差点叫起来了。

在窗下昏暗的光线中，浮动着千寿那张白白的脸，她没觉察到有人进来，专心地从拉开的抽屉里一件一件地取东西。那是藤代结婚时穿的缎子坎肩，雪白的上衣，带纹的绫子，黑皱绸和服，还有白色花纹的晚礼服。千寿好像被什么人指使似的竟把藤代的衣物拿了出来，用手抚摸着，放在膝上仔细地看着，甚至连长袍下摆的衬里也用手摸弄，仔细打量。看完后，又一件一件地放回纸包，随即又打开了另外的衣服。

“二姑娘——”

姐姐嫁给三田村晋辅时也是这样，母亲为了姐姐出嫁，向服装店的管家定做了很多的衣服，连那精明的服装店管家都几乎应接不暇，险些出了差错。从结婚礼服到拜会客人的服装，从散步时穿的衣服到平日穿的便服，都是用京都千总的特殊染张，让结城和大岛等地的有名厂家专门为其纺织。有些没来得及带走的，后来又货运送去，可见衣物之多了。家具等用品，也全部从京都定做，全都使用上等的铜木。如此奢侈豪华，使二十一岁的千寿不禁长叹一声：

“真可惜，这么好的衣服竟要带到别人家去……”千寿站在收拾衣物的母亲身边说。

“等你招婿入门，举行婚礼时，也会和姐姐一样的。”

母亲若无其事地说，可千寿却低着头，几乎把自己的嘴唇咬出血来。不仅小时玩的玩具、爱物如此，连姐姐说她不招婿入门，随自己的意嫁给别人，母亲竟也同意。千寿对毫不征求自己的意见就决定让自己代替姐姐招婿，感到十分委屈。

正像母亲所决定的那样，在姐姐出嫁后的第二年，千寿把良吉招进为婿。母亲希望从矢岛商店年轻的管家中挑选女婿，但千寿百般不肯，选了一个机械承包商的四子为婿，良吉毕业于大阪高等商科学校。那是千寿对骄横的母亲和姐姐的一种反抗。

招婿之事商定后，母亲立刻着手为千寿准备婚装。然而，她好像忘记了自己说过的“等你结婚时也会和姐姐一样”的话，只为她做了根本和姐姐无法相比的衣服。

结婚礼服、坎肩、和服、便服以及散步时穿的衣服，虽说件数和姐姐相差无几，但仔细看去，线质、纺质和刺绣的水平都远不及姐姐的。

“姐姐的衣服质地精、做工细，和姐姐的一比，我的质地差，做工也很粗糙……”她不满地说。

“这些衣服和你的容貌相称。你姐姐长得漂亮，穿着再漂亮也不会过分。”母亲心中回忆着为姐姐藤代梳妆打扮时的情景，两眼不由得有些发热，“再说，她弄不好会回来的，成为统管家计的女儿，到那时，你比姐姐穿得还漂亮，岂不有些反常？”

“什么？姐姐会回来？”

千寿不禁反问。母亲为自己随便说出来的话感到很难堪。

“不，我只是说在女人漫长的一生中也许会有那种事的。只是打个比方罢了。”

“除此之外，平时什么也没说吗？”

良吉生怕千寿忘记了，极力启发她。千寿摇了摇头，说：“这件事确实奇怪，父亲从来没说什么。对父亲来说，把这里的一切财产都看成是母亲的，而当母亲六年前死去时，虽然一切都变成他的，但他似乎不那么认为。也许临终前也一直认为是别人的财产呢。”

“那也难说呢，可我毕竟还是这家的女婿，为什么不和我说，偏偏向宇市先生讲？”

千寿无言以答。千寿只对父亲不向女儿说而向宇市说感到不满。可从良吉的角度一想，父亲对女婿也瞒着，确为怪事，她一下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总不见宇市的影子，他怎么了？”她气冲冲地向着默不作声的良吉问道。

“姐姐刚才也同样问过这个。自从葬礼过后，宇市先生几乎没到店里来过。”

“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

“好像在调查家中拥有的不动产。四五天前登记所曾来过电话，因为宇市先生不在，我去接了，是奈良的鹭……不对，是一家叫鹭的登记所打来的电话。”

“从奈良来的？都说了些什么？”

“关于在那里的山林登记价格和砍伐出来的木材数量，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听说矢岛家在大阪有土地和出租房屋不动产。还有山吗？”他突然试探着问千寿。

“关于山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姐姐恐怕也不会知道。或许只有宇市一个人知道矢岛家这些很早就有的财产。”

“这么说，宇市先生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对这个总是装着傻乎乎、动不动就变聋的人，该如何周旋？这方面……”

良吉正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外边传来藤代的喊声：

“二姑娘。”

千寿急忙抬起头来，把桌子上的茶碗收拾了一下，拉开了门。

“我打搅你们了吧？”姐姐藤代好像没在意刚刚发生在服装室的那件事，站在门外说。

“不，没什么……怎么，有事？”

“嗯，有点小事……”

她抱着一个小绸布包裹，迈步进门，坐在良吉对面。

“正好，良吉也在。”

说着，打开包裹，取出一张白纸，摊在桌子上。

“在这上边请你写上几笔。”

“写几笔？什么意思？”千寿疑惑不解。

“关于刚才那件事，今后，我不希望你动我放在服装室的衣服和一切物品，我让你在这张纸上写个保证，保证今后不再动我的东西。”

藤代的脸色毫无变化，将纸推到千寿面前，千寿的脸色大变。

“你说什么呀，都是自家人，只是看看姐姐的衣服难道也不行吗？干吗又让我保证，又让我写的，怪吓人的。”千寿颤抖着嘴唇。

“吓人的是你，你想看看我的衣服，为什么要偷偷地钻进去呢？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你表面老实、安静，没想到心却如此冰冷。好，你写吧，写了保险些。”藤代嘲笑着说。

“姐姐你的心才冷呢！为所欲为，贪得无厌，总是黑着心肠，谋算着什么……”

她伸手想扯下桌上那张纸，良吉赶忙制止了她。

“我来替千寿写好了。”说着，他取过纸来。

“干吗非要写那种东西？你为什么听姐姐的？……你不用管。”

千寿两眼冒火，想从良吉手中夺过纸来。

“在家族会之前，此事不要声张出去为好，你把这件事交给我好了。”

良吉安慰着千寿，拉着她的手，走到藤代的面前。

“我这就照您的吩咐去写，请稍候片刻。”

说着，从壁橱里取过笔砚，把笔蘸满了墨汁。

保证书

藤代姐姐：

保证不再动姐姐藤代放在服装室以及收藏室内的衣柜、衣箱、文件箱和其他所有的家具。

千寿

三月七日

次的葬礼又花掉五百万，照此看来，矢岛家真是百万富翁哟。”

“那是按我父亲的遗言去做的，又有什么办法。从念经僧人数到芥草的数量都是他亲口交代的……”

“什么？连僧人的人数也……”

密子大声地嚷嚷着，雏子吃惊地向四周望着，每个桌子旁，人们都在忙着炒菜、配料，谁也没留心这里的吵嚷，讲师也站在前排的桌子旁边忙着指导。

“讨厌，你怎么用那么大的声音问人家葬礼的事……”雏子瞪了密子几眼。

“我是想问问你父亲留下了什么样的遗言，大买卖家主人的遗言，自古以来都是些关于买卖上的事，尤其要留下关于遗产分配的遗嘱……对了，最重要的是遗产分配，你们家打算怎么办？你们有姐妹三人，也许会麻烦些，有个出了嫁又回来的大姐，又有招了门婿的二姐，你到底怎么办呢？”

雏子和这位同是纺织业商人的女儿，同在一个学校，又同时毕业。密子对雏子的家事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好奇心。

“那种事，我自然不会清楚，大后天就举行家族会……”她略带怒气地说。

“是啊，在家族会上决定，对你更为有利。你若能继承大笔遗产的话，人长得又漂亮，又是名门闺秀，提亲的人就会挤破门哟。”她羡慕地说着，深深地喘了口气，“可是，像你们家里那样固守陈规，烦琐复杂，可真让人透不过气来，真受不了哟。要是我的话，我早就逃脱开那样的家，一个人住在公寓了。”密子说着，用铝漏勺把炸好的大马哈鱼从锅里捞了出来，然后向对面看了看，“哎呀，人家那边都做好了，让你们久等了，实在抱歉。”

密子和雏子赶忙把自己做的菜盛在盘里，又摆在桌子上。对面的两个人是来自芦屋（注：地名，位于兵库县南部）的身穿上等西装的年轻人，同商家出身的密子和雏子并不熟悉，他们坐在同一桌上，一边品尝着，一边简单地打着招呼。

品尝结束后，实地指导和讲课告一段落，剩下的只是洗刷整理餐具，然后回家，雏子和密子赶忙收拾好自己的餐具，准备回家。

“今天顺便到什么地方玩玩好吗？”

密子拉直了自己的淡紫色外衣的衣襟，淘气般地笑着，每周出来上两次烹饪课，回去时总是如同出笼的小鸟般游玩一番。这是两个人的不公开的乐趣。

“今天不行，现在要到住在今桥的姨母那里去。”

“干吗非今天去不可？”密子不满地说。

时呢。

姨母不等雏子回答，立刻接着说：

“我让你一边谈着婚事，一边考虑遗产的分配，可全都是为了你哟。”

雏子并没有真正理解姨母的意思，也许在她的心里，这两件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吧，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而姨母不这么想，她继续叮嘱道：

“大后天开家族会，我就在会上提出这件事来，我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话，不论你姐姐她们说什么，你只要乖乖地坐在那里就好了。行吗？”

最后，姨母又特意嘱咐雏子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今天的事。

她刚一交代完，雏子便立刻站起来，显然，她还不太习惯正儿八经地提起这些事情。

从姨母家出来，雏子向道修町走去。她从人群的杂沓中穿行着，心乱如麻地思忖着今天姨母叫自己去的真意。这个时候，雏子无论是想姐姐们，还是姨母，都是烦心的事。

或许，矢岛家该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了吧。

谈到条件，很难说矢岛家三个女儿谁更有优势。藤代虽为长女，但她曾经出嫁过，现在她与丈夫离婚，并搬回了娘家，依然自居掌管家计的女儿。千寿呢？虽然外表柔弱，但内心却有些心计，特别是在她丈夫良吉——矢岛家的新任店主——的帮助下，似乎更有希望获得支持。而雏子呢？她年龄最小，城府全无，所以她成了别有用心人的最佳利用工具，她的姨母就看中这一点，特别在她上烹饪学习班的一个中午，将她约到家中，说要为她介绍一个金龟婿，并告诫她不要太轻松面对这样的局面，要想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得在家族会上听她的话，尽量不要多说，一切看姨母的脸色行事。虽然雏子心中并没有想那么多，但听完姨母的这些话，她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

家族会议上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又都在等待中蠢蠢欲动，莫名焦躁。

第二章

家族会议规定为两点举行。距离开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矢岛家族的人们几乎全部来到了会议地点。

宽敞的客厅对面是树丛，客厅的里面摆放着一个佛坛，它的面积犹如一间房子那么大，佛坛的正前面是一张经文桌，而这张桌子的正中间就放着刚刚过了二七忌日的亡灵牌位。在这样的氛围下，似乎有一种佛的意志笼罩在客厅内外，显得压抑、沉闷而又紧张。

这次家族会议总共来了十五个人，包括：矢岛为之助夫妇，他们是矢岛商店始代店主矢岛嘉兵卫本家的代表；矢岛嘉兵卫的妻子的娘家也派了一个代表过来，卯女的娘家姓桥本；矢岛家的曾祖父、祖父以及父亲虽说都是入门的女婿，但是同样也派来了代表；姨父也是入门婿，但是和姨母结婚后他们就分家单过了，今天也来到了这里；不仅如此，姨父的老家也来了一个代表，还有千寿丈夫的老家；另外，还有藤代、雏子和千寿以及千寿的丈夫良吉，当然，这个家族的大管家宇市是一定要到场的。

这些人来得都比较早，唯独淡路岛森川家——祖父老家的代表来得稍微有点晚。等到全部到齐不再差任何人的时候，家族会议就要召开了，人们都坐在了佛坛正面的两侧，由矢岛为之助开始按辈分大小依次坐下。身穿蓝色单纹和服的藤代，正在招呼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前来参加的所有客人当中，属于母亲方面的只有两个人，其中的一位是四代前的大曾祖母，而另一位就是姨母芳子，其余的客人们都是招进来的女婿家族的人，算是外来的。对此，藤代心里很不满意，但是，由于是女系家族，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这种现象又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不远处的另外两姐妹都各自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安静。千寿今天的打扮朴素无华，她将那浅紫色山茧绸和服穿在了身上，将洁白的腰带很和谐地扎在了腰间，谁也不会把在服装室打开别人的衣柜、偷窥别人衣服的事情安在这样一名女子

的身上，此时此刻，她正静静地端坐在丈夫良吉的旁边，而他们的斜对面就是藤代。雏子的打扮也很一般，是一件没有花纹的浅粉色和服，座位旁边便是千寿。雏子的年龄不大，只有二十二岁，不知道为什么她那张圆脸总是面向窗外，心不在焉地看着池子里的鲤鱼游来游去。难道是对即将开始的家族会议的内容没有兴趣？还是另外又有什么想法呢？不得而知。

上座那里比这里可就热闹多了，谈论得似乎很激烈，姨母芳子是主要人物。她的穿着打扮不同于三姐妹，一身银灰色明暗相间的黑纹外衣，一支翡翠发簪很别致地插在了高高挽起的头发上，这样看上去给人一种要参加某种庆典似的感觉，从脚踏进门的第一步开始嘴就一直不停地说话，而且眼睛也没有闲着，时不时地向大管家宇市瞟上一眼。这时候的宇市规规矩矩地、一声不响地坐在一进大厅的地方，从这意思上来看，如果人没有全部到来，那么他就不会有一点儿的挪动，也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姨母芳子一直都在注意宇市，而她的这一行为又尽在藤代的眼皮底下。

宇市大概对这屋子里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察觉，包括姨母的视线、藤代的视线以及其他参加家族会的人的视线。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坐着，将两手随意搭在膝盖上，脑袋略微向下低着，似乎在思考着一些事情。还有，往常灰白眉毛下面那双犀利的细小的眼睛，现在也变得失去了灵气，只是懒洋洋地睁着，那张生有无数条皱纹的嘴巴，似动非动地流露出为难的神色。从举行了矢岛嘉藏葬礼之后到二七忌日那天，在店里几乎就没有看到过他的影子，不知道这段时间他都跑到哪里去了。今天早上来了之后，只和藤代她们说了一句话“我有点其他的事，所以比较忙”，就没有再说任何话。宇市最近的表现和此时的态度，让藤代很不满。千寿也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跟他计较太多，于是说了句“真是麻烦你了”，当做是客套话，就这样过去了。良吉正在紧张忙碌着招待客人等一系列的事情，见到宇市过来了，便把这件事情全部交给了他，而自己则去了外面。由于家族会还没有召开，所以在这之前，店还是要照常营业需要有人看管的。其实现在不同于过年、过节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忙碌的迹象。他的任务很简单只是坐在账房里看守着。藤代总觉得良吉与矢岛家族存在着一种说不出的关联，具体是什么不知道，这种奇怪的感觉使她感到有些不安。

一阵慌忙、混乱的脚步声从外面的走廊里传来，同时伴随着说话的声音，听得出来是良吉：

“从遥远的地方赶来，一路上辛苦了。快里面请，人们都已经来了。”